

賈居貞禁暴焚帖賑民 元史

賈居貞字仲明世祖至元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命未下居貞閉門不出而驕將悍卒合謀擾民乃復出視事人恃以無恐及行鄂之老幼號送于道刻其像于後祠之泮宮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未至民爭千里迎訴時逮捕民間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坐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投其文帖於水火士卒有挾兵入民家誣為藏匿以取財者取人子女為奴妾者皆痛繩以法大水壞民廬居貞發廩賑之

徹里奏賑活邊民 元史

徹里世祖至元十八年召見常侍左右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寒餓且死宜加賑給帝從之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

完澤請蠲民逋 元史

完澤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桑哥伏誅世祖咨問廷臣特拜中書右丞相完澤入相桑哥弊政請自中統初積歲逋負之錢粟悉蠲免之民賴其惠

鄭制宜撫恤病民 元史

鄭制宜性聰敏莊重成宗元貞元年入朝特受大都留守知屯田事大德八年晉地大震平陽尤甚壓死者衆制宜承命存恤懼緩不及事晝夜倍道兼行至則親入里巷撫瘡殘給粟帛存者賴之

置衛遂生 元史

拜住仁宗時為中書左丞相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駝畜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為奴婢丞相拜住以興王根本之地

其民宜加賑卹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廣出錢帛以贖置衛中以遂生養

王克敬德及商人 元史

王克敬字叔能泰定帝時為紹興路總管江浙行省檄克敬抽分船貨物蕃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為解有司不聽克敬曰其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衆不能奪商人德之

敬儼議勿戮非辜 元史

敬儼字威卿文宗時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病辭不從天曆改元朝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從行殺之非罪衆賴之獲免

便民

以政事便於民者

韓休均賦 唐書

韓休玄宗時擢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既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為私惠身體復執論吏自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

恩惠貧民 遼史

耶律抹只聖宗時為大同軍節度使奏今歲霜旱乏食乞增價折粟以利貧民詔從之

馮璧罷償 金史

馮璧字子獻幼穎悟不凡弱冠補太學生金章宗時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於民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罷之民大悅

咸信造舟 宋史

魏咸信字國寶建隆初授朝散大夫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改供奉官初太祖在濛時昭憲太后嘗至仁浦第咸信方幼侍母側儼如成人太后竒之欲結姻好開寶中太宗尹京成昭憲之意延見咸信於便殿命與御帶党進等較射稱善遂選高永慶公主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踰年出領吉州刺史太平興國初真拜本州防禦使四年詔月俸外賜錢十萬五年坐遣親吏市木西邊矯制免所過稅笮罰一季俸俄遷慎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冬契丹擾邊王師出討悉命諸王胥鎮要地王承衍知大名

石保吉知河陽咸信知澶州四年本郡黃河清咸信以聞詔褒答之籍田畢就拜彰德軍節度八月遣歸治所淳化四年河決澶淵陷北城再命知州事太宗親諭方畧傳置而往時遣閻承翰脩河橋咸信請及流水未下造舟為便承翰入奏方冬難成請權罷其後咸信因其去乃集工成之奏至上大悅河平遣還役兵俄詔留築隄咸信以為天寒地涸無決溢之患復奏罷之

范旻言除苛賦 宋史

范旻字貴參十歲能屬文太祖開寶九年知淮南轉運事太祖謂旻曰朕今委卿以方面之重凡除民隱給軍須之務悉以便宜從事無庸一一中覆也歲運米百餘萬石給京師當時稱有心計太平興國初召為水部郎中錢俶獻地以旻為考功郎中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果

箕帚之屬悉收弄欲盡釋不取以蠲其弊後之

陳堯叟利民 宋史

陳堯叟字唐夫為廣西路轉運使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使輦軍糧汎海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海北岸有遮角場正與瓊對伺風便一日可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近堯叟因規度移四州民租米輸于場第令瓊州遣蠶兵具舟自取人以為便真宗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耳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幹俟枝葉裁茂則刈穫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

者衆市者少故地有遺利民艱資金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為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亩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曆為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筭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

李昉鬻鹽鑿障 宋史

李昉字智周舉進士真宗景德初為江南轉運淮南舊不禁鹽制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江上且多漂失之患昉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芻糧西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采用之徙知應天府鑿府西障口為斗門洩汴水淤旁

田數百頃民甚利之

夷簡請緩後 宋史

呂夷簡字坦夫真宗時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于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請緩其役後之又言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帝曰觀卿奏有為國愛民之心矣

唐英植柳 宋史

張唐英字次功乃張商英之兄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仁宗時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為馬周魏元忠不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曹指為富縣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聞者咨美

鍾離置埭 宋史

鍾離瑾字公瑜仁宗時舉進士為簡州推官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洲濬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謹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埭召伯埭旁人以為利

趙槩石隄 宋史

趙槩字叔平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為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西南簿章江有汎溢之虞槩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尺障其衝水不為患

胡宿捍水 宋史

胡宿仁宗時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為欺不肯書曆宿謂之曰君輩佐滕侯父

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為東南最宿之力為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為立生祠

安石議塩

宋史

陳安石字子堅仁宗時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戶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塩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脩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塩付民而界之券使隨所得貿易鬻畢而歸券盜販為減進天章閣待制

君實言改法如救焚拯溺

宋史

司馬光字君實為門下侍郎時哲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政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關不復買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塩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美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神宗本意也

汪綱浚河

宋史

汪綱寧宗時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牌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淤涂則盡甃以達城闔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

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勤

楊奐減課便民 元史

楊奐字煥然金末教授鄉里戊戌歲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奐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楚材楚材奏薦之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况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奐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以為前此漕

司未之有也

史楫立法便民 元史

史楫字大濟元太宗以楫為直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時歲辛亥朝廷始徵包銀楫請以銀與物折仍減其元數詔從之著為令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易鈔本日耗商旅不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為便或請運鹽按籍計口給民以食楫爭其不可曰鹽鐵從民貿易何可若差稅例配之議遂寢

晉亨言包銀聽民便 元史

張晉亨字進卿涉獵書史小心畏慎臨事周密嚴實器之以女妻焉定宗時實卒其子忠濟奏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東平貢賦率倍他道迎送供億簿書獄訟日不暇給歷七年吏畏而民安之辛亥憲宗即位從忠濟入覲時包銀制行朝議戶賦銀六兩

諸道長更有輒請試行於民者晉亨面責之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為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產有不能辦者大臣以聞明日召見如其言以對帝是之乃得蠲戶額三之一仍聽民輸他物遂為定制欲賜晉亨金虎符辭曰虎符國之名器長一道者所佩臣隸忠濟麾下復佩虎符非制也臣不敢授帝益喜改賜璽書

董文炳為民棄官

元史

董文炳字彥明元憲宗時為臺城令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為戶數眾以為不可文炳曰為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為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賦歛大減民皆富完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文

炳嘗上謁大府旁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其明若神也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讒知府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即棄官去

鄭鼎溉田建橋

元史

鄭鼎幼孤自立讀書曉大義世祖至元三年遷平陽路總管是歲大旱鼎下車而雨平陽地狹人眾常乏食鼎乃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鵬黃嶺道以來天黨之粟脩學校屬風俗建橫澗故橋以便行旅民德之

撒吉思知務

元史

撒吉思世祖時授山東行省都督兵後民之牛具為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之統軍抄不花田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爾掘民田為牧地撒吉思隨事表聞有旨杖抄不花一百令野

連答爾還其田

烏古孫澤築堤溉田 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世祖時為海北海南廉訪使雷州地近海潮
汐齧其東南陂塘鱣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為陂塘澤行
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
教民浚故湖築大隄塢三溪豬之為斗門七堤塢六以制其贏
耗釀為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為埝設守視者時
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十頃瀕海廣濶並為膏土民歌之曰駟鹵
為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決泐兮長我秔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
澇

董文用以民耕卒運 元史

董文用字彥才元世祖時為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

民為兵者十之九餘皆單弱貧病不堪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
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
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
吏卒足以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汝言誠然萬一有不
虞則罪將誰歸文用即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
運事亦不廢

謝讓均鹽竈役 元史

謝讓字仲和幼穎悟好學及壯推擇為吏補宣慰司令史國兵
取宋立行中書省於江西讓以選為令史調河間等路都轉運
鹽司經歷先是竈戶在軍籍者悉除其名以下多寡為額輸鹽
其後多顧舊戶代為煮鹽而顧錢甚薄讓言軍戶既落籍為民
當與舊竈戶均役既令代役豈宜復薄其傭使重困乎自今顧

人必厚與直乃聽先是逃亡戶率令見戶包納其益由是豪強者以計免而貧弱愈困讓令驗物力多寡比次甲乙以均之成宗時遷戶部員外郎

拜住奏免江淮增糧

元史

拜住元英宗時拜中書平章政事至治三年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

侯斯彌采金征賦

元史

揭傒斯字景碩龍興富州人文宗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

之受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侯斯言遂蠲其征民賴其甦富州人至今德之

徹里帖木兒請給商鈔

元史

徹里帖木兒文宗時除留守上都先是上都官買商旅之貨其直不即酬給以故商旅不得歸至有飢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為之請有旨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嚴厲為政部內肅然

乃蠻台給鈔禁毀屋

元史

乃蠻台文宗天曆二年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關中大饑詔募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應命輸粟露積闕下初河南饑告糴關中而關中民過其糴至是關吏乃河南人脩宿怨拒粟使不得入乃蠻台杖關吏而入其粟京兆民掠人而食之則命分健卒

人必厚與直乃聽先是逃亡戶率令見戶包納其益由是豪強者以計免而貧弱愈困讓令驗物力多寡比次甲乙以均之成宗時遷戶部員外郎

拜住奏免江淮增糧元史

拜住元英宗時拜中書平章政事至治三年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

侯斯彌米金征賦元史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文宗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

之受役於官者代輸民多是以破產中書因侯斯言遂蠲其征民賴其甦富州人至今德之

徹里帖木兒請給商鈔元史

徹里帖木兒文宗時除留守上都先是上都官買商旅之貨其直不即酬給以故商旅不得歸至有飢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為之請有旨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嚴厲為政部內肅然

乃蠻台給鈔禁毀屋元史

乃蠻台文宗天曆二年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關中大饑詔募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應命輸粟露積闕下初河南饑告糴關中而關中民遏其糴至是關吏乃河南人脩宿怨拒粟使不得入乃蠻台杖關吏而入其粟京兆民掠人而食之則命分健卒

為隊捕強食人者其患乃已時入關粟雖多而貧民乏鈔以糶
乃蠻台取官庫未燬昏鈔得五百萬緡識以省印給民行用俟
官給賑饑鈔如數易之先時民或就食他所多毀墻屋以往乃
蠻台諭之曰明年歲稔爾當復還其勿毀之民由是不敢毀及
明年還皆得按堵如初拜西行臺御史大夫

鐵木兒塔識市米單弊元史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順帝至元六年遷中書平章政事大駕時
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糶於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
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
籌米貧民買其籌貼以為利鐵木兒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石
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絕

遺愛

有德於世故人懷慕者

子產國內流涕事人類聚

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哭商人罷之而
哀流涕三月不聞琴箏之聲

棠碑墮淚晉書

羊祜字叔子晉武帝時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在襄陽多惠愛
既卒百姓於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
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
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

西土樹碑晉書

扶風王駿晉武帝咸寧初鎮關中駿善撫御有威恩勸課農桑

與士卒分役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
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
其遺愛如此

王祥清遠 晉書

王祥字休徵晉武帝時乞骸骨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傳在三
司之右及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
雜帛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遠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
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

衛玠棟梁 事類聚

衛玠晉武帝時為洗馬玠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
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致哀如是答曰棟
梁折矣何得不哀

弘比召伯 晉書

劉弘晉惠帝時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弘勸課農禁寬
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
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弘卒後南夏
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劉悛致民感泣 南史

劉悛字士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並為宋明帝所親待後遷安
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悛脩未畢而江水忽至百
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屬之於是乃立明帝崩後表求奔赴救帶
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
贈送甚厚

雍民思瓌 南史

張瓌字祖逸齊武帝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綽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縵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縵由是深加嗟賞

蕭愔見悲惜南史

梁蕭愔字僧達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武帝天監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愔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化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愔聞喪自投于地席橐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軍乃薨二宮悲惜輿駕

臨幸者七焉愔有惠西土荊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

蕭秀致民哭祭南史

梁安成康王蕭秀武帝弟也天監中為鄧州刺史後遷雍州刺史將之官鄧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南徐荆鄧雍四州人皆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

賈氏棠棣唐書

賈敦頤唐太宗時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滏二水歲溢濫壞廬寢如數百里敦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初敦頤在洛州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李白三柳比甘棠 事文類聚

李白唐玄宗時為襄城令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我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不改變為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元德秀致稱文行先生 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玄宗時為河內太守及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喬潭時為陸渾尉庀其塋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如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衣之以戒荒淫貪

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元善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崔戎民留 唐書

崔戎字可大憲宗時為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無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充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丐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

裴度致思風烈 事文類聚

裴度唐憲宗時拜太師平章事至文宗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宗賢實簡見愛

金史

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復叛命宗賢復取之為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政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携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秉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類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聞郡僚廉能如一汝等以為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海陵天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繩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填門三日乃得去

張中孚致數萬人送葬

金史

張中孚字信甫海陵時遷尚書左丞相封南陽郡王又進崇王卒中孚天性孝友剛毅與弟中彥居未嘗有間言喜讀書頗能書翰其御士卒嚴而有恩西人尤畏愛之葬之日老穉扶柩流涕蓋數萬人至為罷市其得西人之望如此正隆例封崇進原國公

邵陳二守致民歌父母

事文類聚

邵曄宋真宗大中祥符時知廣州鑿內河通舟颶不為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韓魏公立祠

事文類聚

韓魏公琦宋英宗時所立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人立生祠為塑像歲時瞻奠比狄梁公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

司馬光見愛 宋史

宋哲宗時司馬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

温公百姓畫像 事文類聚

哲宗時司馬温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張燾惠愛蜀民 事文類聚

張忠定公燾外和內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宋高宗時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姓皆畫像以事後帥李璆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百其身願公再來以慰斯民盖實錄也

蕭拜住感民謔言自釋 元史

蕭拜住成宗時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仁宗為太子過中山有同官者謔於近侍曰知州去官實憚迎候煩勞耳帝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

撫民 能撫養生民者

朱祐禁兵擄掠 後漢

朱祐字仲先光武時從征河北後拜為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卒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擄掠百姓軍人樂放縱

多以此怨之

劉表愛民養士 後漢

劉表字景升魯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訛議號為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獻帝時為鎮南將軍荆州牧南接五領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萬餘初荆州人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慕母閭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

趙儼請還綿絹 魏書

趙儼字伯然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曹操以儼為朗陵

長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祥也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綿絹皆俾還之或報曰輒白曹公公令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為司空掾屬主簿

應詹百姓歌頌 晉書

應詹字思遠器識弘遠劉弘鎮荆南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懷帝永嘉初時政令不一諸蠻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任彥升訪民寒溫南史

任昉字彥升梁武帝時為新安太守在郡尤以清潔著名民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溫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斲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

盧潛寧靖武平北史

盧潛齊武成帝時除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為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脩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官者陳德信縱其安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

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士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並送官既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畧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綠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為揚州道行臺尚書

塔出撫淮西平廣海元史

塔出世祖至元十三年以伐宋功加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領淮西行中書省事時沿淮諸州新附塔出禁侵掠撫瘡痍練士卒脩茲宥境內帖然俄遷江西都元帥征廣東塔出宣布息信所至溪峒納款廣東遂平

慶童卹民理政元史

慶童字明德順帝至正十年遷江浙行省平章明年盜起汝穎

已而蔓延于江浙江東之饒信徽宣鈇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旅曾不踰時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凡誑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以賑之省治燬于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為工役而償之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尤衆

恤民

能憐卹生民者

貢禹勸元帝之賦稅

前漢

貢禹元帝時為諫大夫數陳得失禹又以為古者民止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

嚴詡憂代官剛猛

前漢

嚴詡哀帝時為潁川太守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

沈懷文陳寬調法

南史

宋明帝時年調絹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而復舊

乙迭表乞紓脩建

金史

謙本名乙迭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託有以

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頹弊如此其糾正之初世宗至中都多放宮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遣之例所司失於檢照不得出宮心常怏怏大定二年閏二月癸巳夜遂於十六位放火延燒太和神龍殿上命近臣迹火之所發十六位宮人素六娘等六人告實稱心等為之稱心等伏誅賞賜素六娘六人放出宮為良謙意宮殿被火將復興工役勞民傷財乃上表乞權紓修建上使張汝弼詔謙曰朕思正隆比年徭役百姓瘡痍未復邊事未息豈遽有營繕也卿可悉之

黃黼活衆

宋史

黃黼仁宗時第進士尋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飢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

賑濟所全活甚衆

守賢對奏

元史

李守賢字才叔元太宗時加金紫光祿大夫知平陽府事庚寅太宗南伐道平陽見田野不治以問守賢對曰民貧窘乏耕具致然詔給牛萬頭仍徙閩中生口墾地河東辛卯平陽當移粟萬石輸雲中守賢奏以百姓疲弊不任輓載帝嘉納之

文用寬民役

元史

董文用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用力辭世祖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但言之文用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

官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欲併建大寺文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叅政柰何格上命邪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耶其人意沮遂稍寬其期

唐仁祖驗口賑飢

元史

唐仁祖字壽卿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除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遼陽飢奉旨偕近侍速哥左丞忻都往賑忻都欲如戶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偕以大口給之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于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衆已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我知為國卹民而已何卹爾言卒以大口給之

省臣言免租當與佃民一體

元史

成宗即位至元三十一年冬十月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敬儼弗增羨額

元史

敬儼字威卿武宗至大元年左遷為兩淮轉運使比至首劾場官之貪汙者法既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叅政來會監筭將以羨數為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弊已甚以羨為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為已非宰臣事事遂止

撫諭

能撫恤曉諭於人者

江道招撫 晉書

江道字道載晉穆帝時以家貧求試守為太末令縣界深山中
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
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

仲文論堅有三善 北史

于仲文周宣帝時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
傳詣洛陽發兵討尉遲迥將檀讓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仲
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仲文曰尉遲
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謂曰
丞相楊堅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非常
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即令
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

檢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
以虧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有
仁三也忻自是遂安

韓愈宣撫鎮州 唐書

韓愈字退之擢進士第憲宗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後拜祭酒
轉兵部侍郎鎮州軍亂殺節度使中書令田弘正而立王廷湊
詔諭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諭度
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誅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
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
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
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
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

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譴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

處仁感動蠻夷

宋史

徐處仁字擇之徽宗時舉進士甲科為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

魏璠不辱君命

元史

魏璠金宣宗貞祐三年進士補尚書省令史時武仙軍次五塚

山不進求使仙者或為璠即授朝列大夫翰林修撰給騎四人以從至則仙已遁去部曲亦多散亡璠撫循招集得數千人推其中材勇者為帥長仍制符印予之以矯制自効金主謂其處置得宜繼聞仙率餘衆保留山璠直趣仙所宣諭之或讒於仙謂璠欲奪其軍仙怒命士拔刀若欲鍛璠然且引一吏與璠辨璠不為動大言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將軍縱不加禮柰何聽讒邪之言欲以小吏置對耶且將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不然吾有死無辱命仙不能屈

酋夷從命

元史

張廷瑞字天表元世祖時以功授成都總管佩虎符蜀平諸蠻蠻夷部宣慰使甚得蠻夷心碉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殺

入碭門魚通司擊其人羌酋怒斷繩橋謀入劫之魚通司來告
急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俗暴悍以鬪殺為勇令如蜂毒
一人而即以門墻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悞當自
回矣惟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陳兵以待庭
瑞進前語之曰殺人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
為見證耳而汝即肆無禮如行省聞于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
矣其酋長棄槍弩羅拜曰我近者生裂羊脾卜之視肉之文理
何如則吉其兆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
敢不從命乃論殺人者餘盡縱遣之

文炳安靖山東

元史

董文炳字彥明世祖時李璫伏誅山東猶未靖乃以文炳為山
東東路經畧使率親軍以行金銀符五十有功者聽與之中統

三年閏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冠而入居府不
設警衛召璫故將吏立之庭曰璫狂賊誑誤汝等璫已誅死汝
皆為王民天子至仁聖遣經畧使撫汝當相安毋懼經畧使得
便宜除擬將吏汝等勉取金銀符經畧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
功者所部大悅山東以安

張礎招諭其逆黨請罪

元史

張礎字可用世祖至元十四年立諸道提刑按察司以礎為江
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宣慰使失里貪暴掠良民為
奴礎劾黜之遂安縣民聚眾負險為亂命礎與同知浙西道宣
慰使劉宣領兵捕之宣即欲進兵礎曰江南新附守吏或失撫
字宜遣人招諭以全眾命宣不可礎曾諭之不來加兵未晚遂
遣人諭之逆黨果自縛請罪礎釋之宣乃嘆服

岳柱止兵諭民復業元史

岳柱文宗至順二年除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時桂陽州民張思進等嘯聚二千餘衆州縣不能治廣東宣慰司請發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綏邊民乃欲僥倖興兵以為民害耶不可宰執皆失色憲司亦以興兵不便為言岳柱終持不可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英直抵賊巢諭以禍福賊曰致我為非者兩巡檢司耳我等何敢有異心哉諭其衆皆使復業一方以寧

撫綏能撫慰生民安業者

巫臣善謀左傳

魯宣公十二年冬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土怒遂圍蕭蕭潰申

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甯平附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

衛卒報德前漢

蓋寬饒字次公漢宣帝時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門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大中大夫

皇甫恤軍愧吏後漢

皇甫嵩字義真漢靈帝時遷北地太守嵩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而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江東悅附 晉書

王渾晉武帝時鎮壽陽不高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

穎衆散遣 晉書

成都王穎字章度晉武帝第十六子也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將軍齊王罔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孫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遽請且歸卦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

楊津慰喻還業 北史

楊津魏孝文帝時除定州刺史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諭令其還業於是閩州愧服遠近稱之

傅豎眼乘傳撫夷獠 北史

魏宣武帝遣尚書邢巒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為寇後以羊祉為梁州傅豎眼為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衆屯孝子谷祉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衆屯於固門川祉遣征虜將軍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傅豎眼為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梁其圍逼晉壽朝廷

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撥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

子華撫集豪右 北史

拓跋子華字伏榮魏孝莊帝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內帖然

姜墓事唐平薛仁果擢秦州刺史高祖曰昔人稱衣錦還鄉今

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墓乞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

柳開招誘郡盜 事文類聚

柳開字仲塗宋太宗時征河東適當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州

徙潤州開至治所招誘郡盜以俸金給之又解衣與賊首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爾則吾民也今推此赤心夫豈不可

高瓊撫安諸營士卒 宋史

高瓊宋太宗時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譁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謂衆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衆言遂息

辛次膺號令不煩 宋史

辛次膺字起季幼孤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繼宗政和二年登進士第歷官為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闕寇范汝為陷建州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蒲城遏賊衝北至寇黨熊志寧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器械阨

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

文蔚以慈惠撫衆 元史

董文蔚字彥華世祖時授棗城等處行軍千戶南鎮鄧州與荆襄接境沿邊城壁未築是年冬十一月脩光化乙卯立毗陽丙辰築棗陽文蔚悉棹之治板幹具畚鍤儲餼糧運木石程其工力時其饑飽藥其疾病見執役者常以善言撫之弗事威猛衆咸感曰他將領役鞭箠怒辱不恤困苦今董侯慈惠若此我曹安忍負之各盡力成之

歐陽玄單騎諭蠻獠 元史

歐陽玄字原功仁宗時賜進士出身授蕪湖尹教化大行蝗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

從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繇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玄喻以禍福歸為理其訟獠人遂安

興學校 興舉學校者

虞溥大脩庠序 晉書

虞溥字允源晉武帝時襲父祕職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專心墳典郡察孝廉褚碧衛瓘並器重之除都陽內史大脩庠序招廣學徒作誥以獎訓之於是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

鄴述元表立黌序 北史

鄴道元魏孝明帝時守魯陽郡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為寇

韋弘機立學 唐書

韋弘機太宗為左千牛胃曹參軍使西突厥為西征記比還帝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擢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官書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

張鎰延士講教 事文類聚

張鎰唐德宗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十人

無擇尊儒建學 宋史

祖無擇字擇之宋英宗時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人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出知袁州自慶曆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文具無命教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

陳襄勸民就學 事文類聚

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宋神宗時知仙居縣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且諭之曰爾遣子弟亟來就學於是從之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

純仁一新學校 事文類聚

范純仁宋哲宗時知襄邑縣宇學校倉廩皆一新之又營學田擇鄉之賢者以教其人聽政之暇時一至學親加勸誘焉

程振請祀孟軻 宋史

程振字伯起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輩多從之遊徽宗幸學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旦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

洪興祖一新學校 宋史

洪興祖字慶善高宗紹興四年起知廣德軍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

楚材進講興文 元史

耶律楚材字晉卿元太宗拜為中書令時既尅汴梁楚材請於太宗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脩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

惟中崇儒建太極書院 元史

楊惟中字彥誠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意皇子闊出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

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

耶律有尚不振儒風元史

耶律有尚字伯強資識絕人篤志于學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第世祖至元八年衡罷中書左丞除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以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為齋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免還鄉里朝廷乃以有尚等為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拜監察御史不赴除祕書監丞出知薊州為政以寬簡得民情裕宗在東宮召為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既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以為言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增廣弟子員於是有尚陞國子祭酒儒風為之丕振

思廉振起雲南學校元史

程思廉字介甫為御史中丞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立雲南行御史臺思廉始至蠻夷酋長不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毋自外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

烏古孫澤肖學子宮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世祖時為興化路總管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隸經義行鄉飲酒禮高力郡聞而慕之興化故號多士士咸知嚮慕以澤與常袞方儀並肖像祠于學宮

立道建學元史

張立道字顯卿元世祖朝授大理等處勸農官自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

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為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

拜住整治學校元史

拜住英宗時為中書左丞相每以學校政化大源似緩實急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內外官議拯治之

夔夔勸帝崇尚儒術元史

夔夔元文宗時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順帝即位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屬官夔夔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聞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存設如初就命夔夔董治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帝

皆俞允時科舉既輟夔夔從容為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尋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時脩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遺後置局纂修實由夔夔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請褒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從其請為之下詔夔夔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飢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夔夔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做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寢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

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達官色慙

正風俗

能移風易俗歸於正者

王吉言夫婦人倫綱前漢

王吉字子陽為博士諫大夫上疏於宣帝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誣於婦逆

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

裴頠著崇有論晉書

裴頠字逸民惠帝時轉國子祭酒兼右將軍後遷尚書左僕射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有名而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凌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韋珍論蠻祭不用人北史

韋珍少有志操魏孝文時歷任尚書南部郎為使招慰蠻左淮源舊有祠堂蠻俚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

而改

高士廉化蜀民 唐書

高儉字士廉高祖武德五年儉與交趾太守兵和來降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為治中親重之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立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引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

義方教化蠻酋大服 事文類聚

王義方唐高宗時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馨在明德爾亦

而祭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禮清歌吹籥而登降有序蠻酋大服

席豫教民埋斂 唐書

席豫字建侯玄宗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土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為之改

李嵩申厲條禁民不再犯 唐書

李嵩淮安靖王神通之曾孫少孤事母孝母喪哀毀三年家人未嘗見其言笑初為黃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唐玄宗時四遷至檢校太原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法死者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阮有狗數百頭習食

皆為人患害更不能禁鬻至遣捕群狗殺之申屬禁條民不再犯遂革其風俗

李惟清善巫教民服藥

宋史

李惟清字直臣太祖開寶中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為及禍他日又加箠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時遣宦官督輸造舡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

范旻林宗淫祀

宋史

范旻字貴參十歲能屬文以父任右千牛備身太宗時嶺南平遷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俗好淫祀輕醫藥重鬼神旻下令禁之且割已奉市藥以給病者人愬者千計復以方書刻石置廳壁民感化之

嗣宗徹廟

宋史

王嗣宗字希阮太宗時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楊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

張友直止邪術

宋史

張友直字益之仁宗時知越州州民每春斂財大集僧道士女謂之祭夫友直下令禁絕取所斂財建學以延諸生

呂大防約民為善

宋史

呂大防字微仲哲宗時進士及第初遷著作佐郎後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退居藍田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王回革祭鬼宋史

王回字景深第進士哲宗時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

包恢曉俗宋史

包恢字宏父宋理宗時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為之衰止

御史臺正趙氏之罪元史

世祖至元十二年二月癸丑御史臺臣劾前南京路總管田大成以其弟婦趙氏為妻廢絕人倫敕杖八十三年不齒時大成已死惟市杖趙氏八十

不忽木奏追奴官元史

不忽木世祖時為中書平章政事成宗元貞元年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

徹里清憲綱美教化元史

徹里成宗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徵賦以多為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誣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為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帝聞而善之

攻伐 奉君命攻伐它國者

齊衛鄭來戰于郎左傳

魯桓公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鮑叔殺子糾 左傳

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傅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趙宣請師伐宋 國語

宋人弒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

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天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鎛于丁寧傲其民也龍衣侵無聲為斬事也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於宋 事見魯文公十六年

鄭子罕伐宋獲將鉏樂 左傳

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荀瑩忿攻偃陽 左傳

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杙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

子胥勸用孫子伐楚

吳越春秋

孫武子陳女兵以整齊請吳王觀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

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成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伐楚司馬成乃謂令尹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而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不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所笑且郟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乘威銳志結讎於楚故疆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已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

趙簡子討鄭不道

左傳

魯哀公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栗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
逆之趙鞅御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嗣兵
車先陣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
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
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昌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
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
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
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
兆下鄉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
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
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

子勉之死不在冠繫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麋之吏詰
之御對曰店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
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
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繫簡子
中肩斃于車中獲其逢蠆旒天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
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佗
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龍稅焉趙
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子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
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蓬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
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赫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
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唾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

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制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成材兩制皆絕

康子伐邾 左傳

哀公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犬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得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然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諛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繫析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無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

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

楚子期伐陳 左傳

魯哀公九年冬吳子使來儼師伐齊十年秋吳子使來復儼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齊魯相攻 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齊為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毋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季守二子叔孟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

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

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邠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穆子伐鼓 國語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二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傲將

攻之未傳而鼓降

范蠡從越王伐吳

國語

越王召范蠡而問言曰諺有之曰餽飲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柰何對曰微君之言臣故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之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灾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其所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壞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偕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無陰蔽

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將欲與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畫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王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登宴無失必順天道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范蠡文種感夢敗吳

吳越春秋

越王二十一年越兵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於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

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

范蠡滅吳國語

吳王夫差率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敢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

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畢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進諫曰孰由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二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濟矣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吳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主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也夫穰田遺師將助天為虐不思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言不祥君聞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龜鼈鼃之與虎也夫穰田之與穰余雖醜然而人面我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說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